

Enchantment

The Life of

Audrey Hepburn



《纽约时报》“赫本最佳传记”

奥黛丽·赫本

永恒经典 私密典藏

【全彩典藏版】

[美]唐纳德·斯伯特 / 著 庄靖 / 译



Enchantment
The Life of 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

永恒经典 私密典藏

[美] 唐纳德·斯伯特 / 著 庄靖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奥黛丽·赫本:全彩典藏版 / (美) 斯伯特著; 庄靖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057-3370-1

I. ①奥… II. ①斯… ②庄… III. ①赫本, K. (1929 ~ 1993) — 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3769号

Copyright © 2006 by Donald Spoto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mony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书名 奥黛丽·赫本
作者 [美] 斯伯特 著 庄靖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毫米 16开
19.5印张 24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370-1
定价 4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我的人生比童话故事还精彩。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那一头，总有一盏灯。

——奥黛丽·赫本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邻家女孩



- 003 第一章 爸爸去哪儿了
017 第二章 战火中起舞
034 第三章 星光乍现

第二部 名扬四海



- 055 第四章 百老汇的金粉世界
071 第五章 公主或新娘
090 第六章 迷人的精灵
110 第七章 崩溃的边缘
126 第八章 甜姐儿童话



」 第一部

／ 邻家女孩
(1929 ~ 1950)

└



爸爸去哪儿了

(1929-1939)

“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切都归于同一个原因——
我不只希望得到爱，也极为渴望爱别人。”

——奥黛丽·赫本

在他们登船离开英国海岸之际，阳光普照，但航行到海峡一半时，乌云罩顶，徐徐微风变成了狂风暴雨。在前往欧陆途中，渡轮遇到了寒冬的暴风雨，不由高低起伏、左右摆荡，冷雨打在甲板上，刺痛他们的脸庞。多年后，女爵回想起这段往事，当时她并不觉得忧虑，因此身旁的两个小男孩也没有心生恐惧。

这场风暴与她在南海所见的台风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比不上她从亚洲到南美或从荷兰到东印度群岛途中所遇到的狂风巨浪。正因为这位荷兰女爵的镇定，她那两个八岁和四岁的儿子，在惊涛骇浪中依旧开心地嬉闹。但若是她没有紧紧抓住两人的小手，狂风就会把他们吹到海里。她觉得最好还是带他们进船舱，喝杯热



巧克力。

前往餐厅时，女爵穿过烟雾缭绕的交谊厅，她的丈夫正坐在吧台旁，手拿威士忌。他瞟了她一眼，但没有停止谈话。他不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他们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他的态度冷淡，因此没有人猜得到他和这位漂亮女士及两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她听到他告诉酒友，这回他离开英国，是要到比利时做一份前景光明的工作。的确，她希望如此，如果他能正正经经地做两个月工作，不要游手好闲，说不定能挽救这桩婚姻。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两人已经结婚三年，这期间他工作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

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婚后五年就离她而去，那正是四年前的事，留下才 25 岁的她和两个儿子——现在，家庭风暴又在地平线那端酝酿，而她还怀着七个月身孕。

她手上有些祖产，她的家族是老欧洲贵族，她本身也有贵族头衔：埃拉·范·希姆丝特拉女爵，现在是罗斯顿太太。在 1929 年时，荷兰女爵并不罕见，一般人也不在意别人有贵族头衔——只要他们像荷兰皇室成员一样平易近人就好了。

这四名旅客平安抵达布鲁塞尔，租屋居住。女爵靠着亲戚帮忙，准备迎接第三个孩子的诞生，丈夫则到一家英国保险公司担任不太重要的办事员职务。从第一天上班开始，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味如嚼蜡。

5 月 4 日周六一早，女爵开始阵痛；到了下午，她已经在为新生宝宝喂奶。根据鹅妈妈的传说，“周六出生的孩子，一生劳劳碌碌”。

1900 年 6 月 12 日，埃拉女爵出生于荷兰安恒附近的小镇维普，她是阿诺德·扬·阿道夫·范·希姆丝特拉伯爵的九个孩子之一，希姆丝特拉伯爵的妻子是艾蓓格·威廉明娜·韩莉塔·范·艾斯贝

克女爵，两家都有贵族头衔。这两个贵族封号的来源已难查考，但是埃拉的两对祖父母都是倍受敬重的法官，根据当时的习俗，他们的孩子，也就是埃拉的父母，继承了贵族头衔。

埃拉童年生活优渥：除了乡间别墅之外，双亲在城里也有房子，还有夏日小木屋，许多仆人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从埃拉 20 多岁的照片看来，她极有魅力：五官端正，头发乌溜溜，皮肤白皙，笑容端庄，既不羞怯，也称不上魅惑，是不折不扣的老派贵族。

19 岁的埃拉完成了上流社会教育，在歌唱和玩票式的戏剧表演中表现抢眼，甚至让她心生当歌剧女伶的念头。不过，她的双亲不以为然，所以买了一张头等舱船票，送她到荷兰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拜访亲戚。

埃拉在当地社交界大出风头，大展歌喉。她在宴会上机敏的应答、世故的态度，以及万种风情，让许多钻石王老五和他们的父母印象深刻。1920 年 3 月 11 日，她抵达印度尼西亚五个月，三个月后即将年满 20 岁时，双亲来到巴达维亚，主持她和亨德里克·葛斯塔夫·阿道夫·夸尔斯·范·乌佛德的婚礼。范·乌佛德比她大六岁，有一份高尚的职业。当时东印度群岛生意欣欣向荣，荷兰本土的经济却严重衰退，更加依赖殖民地的商机。

范·乌佛德的母亲是荷兰和法国后裔的女爵，这桩联姻应该是美好的姻缘。同年 12 月 5 日，埃拉生下长子阿诺德·罗伯·亚历山大·夸尔斯·范·乌佛德（一直被叫作亚利克斯）；1924 年 8 月 27 日，次子伊安·艾德加·布鲁斯·夸尔斯·范·乌佛德诞生。但是这桩婚姻触了礁，1924 年圣诞节，范·乌佛德回荷兰，埃拉带着孩子同行。1925 年初，他们在安恒登记离婚，原因恐怕永远不明。

范·乌佛德随即搭船到旧金山，找了新工作，不久邂逅了一位名叫玛丽·卡罗琳·罗德的德国移民，并且娶了她。从此之后，



他就从埃拉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中销声匿迹。多年后，他回到荷兰，1955年7月14日去世，享年60岁。

1925年春天，年方24岁的埃拉拖着两个宝宝，却失去了丈夫。她在荷兰的朋友觉得她的个性变得比较专横，可能是婚姻破裂的关系；但她仍然保有贵族头衔，而且有娘家呵护，也请了照顾孩子的保姆。

虽然有这些便利，埃拉又带着孩子回到巴达维亚，与婚姻面临危机时所结识的一名英国男子继续交往。他就是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罗斯顿，比埃拉年长11岁，1889年11月21日出生于波西米亚。他的父亲维克多·约翰·罗斯顿出生于伦敦，在波西米亚娶了当地女子安娜·凯瑟琳娜·韦尔斯，才生下他。小约瑟夫的外婆名叫凯瑟琳·赫本。

1926年罗斯顿和埃拉重逢时，他还是有妇之夫，妻子是荷兰籍的柯内莉雅·威廉明娜·毕肖普。两人在东印度群岛结婚，靠毕肖普娘家的祖产过活，因为罗斯顿根本不务正业；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爱尔兰银行家，但其实他不是爱尔兰人，更非银行家。他的孙儿曾写道：“可悲的是，他从来都没有正经的嗜好。”不过他有沉着的态度和英俊的外表，以及天鹅绒般的黑眼睛（埃拉的描述），而且拜毕肖普之赐，打扮得一身光鲜。他蓄着水彩笔毛般短短的胡须，又会摄影，不难想象他对埃拉的吸引力，而埃拉也渴望赶快为两个孩子找个新爸爸。

她觉得找个好男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当时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业务蓬勃发展，政府掌握经济和税收，这种策略使外销的产品都得经过巴达维亚出货。

罗斯顿觉得埃拉优雅高尚，而且和他一样善于享受人生。两人一起参加舞会、观赏阅兵、到餐厅用餐、看比赛，但埃拉最大的吸

引力是她的头衔——他经常开头衔的玩笑，让她明白他真的很在乎这件事。在巴达维亚其他女性看来，这个头衔不过是客气的尊称，埃拉必须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但罗斯顿却觉得能从她的贵族头衔沾染一些上流社会的味道，因此常向朋友介绍说她是“女爵”。他很清楚就算娶了她，自己也不可能封爵，但还是很在乎她的背景和教养；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娘家家业丰厚，娶了她就可以轻松度日，享受人生。

与此同时，毕肖普过着舒适的殖民生活，就像当地其他欧洲白人一样，家里全以象牙和黄金装饰，许多土著忙着侍候他们的生活起居。有钱人在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就像毛姆小说中的形容——对少数掌控经济大权的外国人来说，那个地方不仅不是穷乡僻壤，而且算得上是洞天福地。

罗斯顿说他可以很快办妥离婚，于是埃拉接受了他的求婚，幸而毕肖普没有啰嗦，她另有心仪的对象。两人很快离了婚。1926年9月7日，埃拉与罗斯顿共缔约盟。

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女爵对她英俊的丈夫很得意，至少带他出去社交很有面子，但她后来越来越受不了他懒散的态度和乖僻的举止。罗斯顿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只不过是冒险家，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的钱和沾点贵族光环罢了。他根本不打算工作，而且当11月共产党革命造成的暴动好不容易平息之后，他更有充分的理由不事生产。他质问道，在这样不安定的殖民地，怎么可能工作？从此以后，罗斯顿的言谈中总是充斥着热烈的反共论点。

但埃拉无法忍受懒散的生活态度、长篇的政治言论，以及琐碎的社交生活。双方的歧见愈来愈深，婚后一年，两人就经常为了金钱、男方的懒散和他对两个孩子的冷漠态度争吵。埃拉写信给双亲抱怨，后者建议罗斯顿或许可以到伦敦见见他们的生意伙伴，看看有什么



工作机会。他倒同意了这点，毕竟他很想念英国，伦敦比巴达维亚有趣多了。因此 1928 年底，罗斯顿、埃拉、伊安和亚利克斯起程，从东印度群岛前往英国。

他们在平安夜抵达伦敦，在离海德公园几步之遥的梅菲尔区租了一间房子。罗斯顿坚持说，圣诞节不是找工作的良机，所以决定拖到 2 月。他岳父的一位同事请他到比利时的英国保险公司任职，于是 3 月中旬，女爵和丈夫再度打包，登上渡轮前往法国，然后搭火车抵达布鲁塞尔。

5 月底，新生宝宝差点死于百日咳。宝宝停止了呼吸，全身变紫，保姆惊慌失措；但镇定的埃拉一边念祈祷文，一边把宝宝翻来翻去、拍打她，为她保温，救了宝宝一命。

7 月 18 日，埃拉与罗斯顿在女儿出生 10 周后，向英国驻布鲁塞尔领事登记了婴儿的出生证明。依据法令，这个宝宝跟着父亲为英国籍。根据这份出生文件，她出生于布鲁塞尔市东南伊克塞勒区基耶维街 48 号，孩子的全名是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终其一生，奥黛丽都是持英国护照。

二次大战结束，罗斯顿最后一位姓赫本的亲戚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姓改为赫本-罗斯顿，觉得这个姓很时髦。赫本这个姓氏可追溯至几世纪前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有好几种拼法，包括 Hebburne、Hyburn 和 Hopbourn。罗斯顿说，他最著名的祖先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三任丈夫博思韦尔伯爵詹姆斯·赫本，但现今已难查考源流。

除了布鲁塞尔的家之外，奥黛丽小时候常到荷兰安恒的外婆家玩，有时会到安恒郊区的小镇维普。埃拉经常带她拜访亲友，尤其是罗斯顿不在的时候。他常被派往伦敦出差，就算回到布鲁塞尔的家，



赫本初生时差点死于百日咳，在她的一生中，似乎只有婴儿时期才和母亲这么亲密。



也老是去市中心谈时论政。

每次罗斯顿下班回家时，热爱他的女儿总是很兴奋地跑来迎接，但他对她的疼爱并不比对两个继子多。埃拉教奥黛丽读书写字、画图、音乐，奥黛丽很希望把自己学会的东西表现给父亲看，但他对她没有多少兴趣。对于他的冷漠，奥黛丽就像其他孩子一样，加倍努力，希望得到父亲的疼爱和认可——可惜依旧徒劳无功。

奥黛丽有母亲的照顾、保护、教导，但埃拉就像丈夫一样，没有流露出太多情感。她全身上下都是传统的贵族，如今不再如少女时代般真情流露，反而更加压抑。她是个严肃的母亲，内心永远为女儿的最佳利益着想，但是他认为礼仪尊严重于宠溺，凡是超过睡前一吻的亲昵举止，都不成体统。多年后，奥黛丽回想起来，认为母亲因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加上与第二任丈夫情感破裂，受到极大伤害。

从奥黛丽童年的照片，可以看出她聪明伶俐、双眼炯炯有神，经常笑咪咪的；如果照片中有母亲和兄长的身影，她就会露出顽皮的神情。她对家里的仆人就像朋友一样，也爱到户外玩女孩常玩的游戏和恶作剧。她的两个哥哥回想起奥黛丽和他们一起到乡间散步、健行，他们喜欢玩比手画脚的猜谜游戏。“我们有时非常顽皮，”伊安说道，“不听妈妈的话，跑去爬树。”但奥黛丽5岁时，14岁和11岁的两个哥哥就被送去住校了，因此他们共处的时光变得非常少。

这个聪明活泼的女孩逐渐发现父母经常争吵，晚餐桌上父母的冷战让她困惑不已，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使她常常偷偷哭泣；因为她若胆敢在别人面前哭，就会遭到责备。“小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如果引人注目，就是不礼貌。永远不要出洋相……我总听到母亲的声音说：‘要准时’、‘记得要想想别人’、‘不要老是

谈你自己，你没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还有别人’。”而她的父母当然不会在她面前谈到婚姻的问题。

她的婚姻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罗斯顿倾右派的政治观点，埃拉觉得他的想法愈来愈奇特。

比利时是个安定的社会，但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布鲁塞尔的人民基本上是保守派，政府有权紧急处置在本土或国外的商业贸易，法令明定不许极端主义分子、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受德国影响的国家社会党人担任公职，但这些人数量激增。

到1934年时，比利时几乎所有政府单位都可以看到法西斯党人的身影，虽然他们尚未掌控政府，却有极大影响力。当时奥黛丽还不知道父亲的政治倾向如此右派，他深受法西斯理念吸引，经常参加纳粹信徒举办的政治集会。

事实上，罗斯顿和埃拉两人都曾有政治偏见，让奥黛丽为此终生歉疚。

当时英国法西斯联盟是由恶名昭彰的奥思沃德·莫斯利领导，1935年春天，奥黛丽的父母为这个联盟募集经费，招募人才。在莫斯利创办的周刊《黑衫军》4月26日那期，埃拉以毫无瑕疵的漂亮英文写了一封支持信，那显然是她丈夫的代笔：“我们这群受到法西斯主义感召、追寻胜利之路的人，已彻底明白我们原先不明了一切。我们终于突破束缚，走上救赎之路。我们追寻莫斯利爵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领袖精神，他的视野不受世俗事物拘泥，他的启发达到更高层面，他的理想让英国随着性灵重生的新黎明前进。”

11天之后，埃拉和罗斯顿在慕尼黑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几位莫斯利的亲密盟友和名流密特福姊妹中的三人作陪。他们在5月中回